春秋輯傳

十

甲則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之一也杜征南最號
知兵及釋此亦誤　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譏
使丘民作鎧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
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范甯云甲鎧也
按以甲為鎧以作丘甲為使丘作鎧不待深於文義
者始知其妄也杜氏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
人此甸所賦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耳甸乃六十
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恐無此理且經自云丘

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今齊又將出楚師欲以伐
魯故懼而與晉盟赤棘晉地也稱及魯所欲也宣公
之有國也襄仲謀于齊而立之自是踈晉而親齊及
其患三桓之專也歸父謀於晉而欲去之不克見逐
而奔齊自是三桓仇齊而媚晉矣歸父本與晉謀去
三桓及其不克乃不奔晉而奔齊者晉亦强家用事
寧肯為魯去强家哉此其議必有所不諧也幸而宣
公遽薨使其尚在則昭公陽州之孫不待季平之世

矣是時齊少懦矣三家本欲叛齊而事晉加以上怨宣公於是追治襄仲之事而逐歸父此其所以叛齊之決而從晉之堅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聞拊循其民而作丘甲將以修怨於鄰國且以反好為仇則昨齊今晉而無慼色乞師報怨則乍晉乍楚而無愧辭為操如此盟亦何賴而汲汲以干於大國又出於三桓忿戾之私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挍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敵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徼戎以取敗聖人立法垂教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

與王自取敗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見之矣

冬十月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　郤克眇范氏從杜氏作跛　按恐無四國聘使禿眇跛僂適在同時之理此事當從左氏　范氏曰經冬十月下疑脫季孫行

父如齊六字

附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間晉之爭）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共也）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磔也）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

辱國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是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郤去逆反首公穀作手鞌音安

左傳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無能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

軍士燮（范文子）將上軍（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爲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會之師從齊師于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山名）之
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
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
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
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
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

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對曰羣臣率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張氏曰晉為盟主興師討

于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

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

左傳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

取汶陽田汶音問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杜氏曰晉使齊還

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汶陽田汶水北地汶

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也杜氏云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不書其名非卿盟于蜀卿不書匱乏也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

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朔）不能對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地）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穆公子）帥師禦之使東鄙覆（伏兵也）諸鄤（亡袁反）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大敗故不書）皇戍如楚獻捷

胡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竟以吉禮從金革

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得臣子　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杜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在良反公作將 穀作牆咎音羔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 杜氏曰經闕此四字 上失民也

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患哉廧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别于微者一則以别于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

鄭伐許

程子曰鄭附于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附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新中軍趙括佐韓厥

鞏朔新上軍韓穿佐朔荀騅新下軍趙旃佐騅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為共公謀昏張本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葬鄭襄公

未五月

秋公至如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公作運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按𦏁之役晉方有德于魯曾未幾日率先諸侯受盟于楚晉人無討幸矣兩如晉未足以救鬒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晉而即夷甚矣魯之無義也夫國保于義杖莫如信魯無信義城鄆何益哉　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

爵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杜氏曰出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左傳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 野饋 諸穀

梁山崩

公羊傳梁山者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音流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所謂治梁及岐

胡傳左氏載絳人之語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時晉侯將召伯宗謀之伯宗以告而從之於禮文備矣而未盡其實也夫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祝官主陳玉帛史辭史主為辭自罪責七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若

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汪氏曰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

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可乎　李氏曰鄭自邲之役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于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終不能訓定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

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俗儒習魯之故遂夸而大之以僭為典然是時魯有武宮煬宮晉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皆遠世應毀之廟則知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固多矣

取鄟音專

胡傳鄟微國書取者滅之也內諱滅曰取項亦國也而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而不隱根牟鄟邿皆微國也公羊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

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苟曰諱亟公羊云不繫于邾婁諱亟也謂甫盟蟲牢而背信之亟也則僖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邾邪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亦晉大夫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河南新城縣東有蠻城侵宋以其辭會也前年蟲牢之盟諸侯謀再會宋以公子圍龜之難辭

杜氏曰經唯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　按楚莊逞志于宋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今宋盟于蟲牢未有貳志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

今實繁而尤宋之以國難辭遂使魯衛兩國與師迭伐繼書于策晉之惡見矣左氏載衛人不保夏陽說欲襲之伯宗不可曰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及師還衛人登陴此與經絕不相類且晉方與衛侵宋而反欲襲衛亦首尾自相戾然亦晉之素無信有以招是言也

附左傳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為故絳諸大夫皆

曰必居郇瑕氏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之地沃饒而近盬盬河東盬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民于是乎有沈溺溼疾重膇治偽反足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夏四月

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按魯宋交好

去年仲孫蔑方報華元之聘今遽為人役出二卿動

大衆不直無名民無信不立以千乘之國而背信棄

好視如鴻毛將何以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楚二縣救蔡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

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按晉師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則非不及事也楚師去我是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救鄭之義亦申矣于是全師而退三卿之善謀欒書之知擇而有斷均之乎不可揜也故春秋書以與之易曰師或輿尸凶言軍旅之任不專一而衆人主之覆敗必矣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輿尸之

效豈不昭然也哉欒書蓋有懲于邲之敗而不狃于
牽之勝者夫有懲于敗而戒不狃于勝而驕君子之
心王者之道也聖人于欒書取節焉以立教也雖然
晉不班師于繞角楚師既還之後乃還戮而侵蔡則
無名矣再致楚師不亦危乎使無知莊子范文子韓
獻子三人力主之則邲之覆轍未必不蹈之矣然則
師固忌于衆主而衆謀亦不可以不盡也欒子曰善
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斯言可為聽謀用衆

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　按改卜牛卜稷牛而代之也稷牛不吉及有變（傷食之類）則皆不郊凡未成牲者曰牛牲傷者亦曰牛已牛矣而又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謂置之滌宮）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免放也為之緇衣纁

裳有司玄端送至于南郊也言免牛則不郊明矣下經復書不郊者為三望起

吳伐郯郯音談吳始見經

吳今平江府郯今淮陽軍下邳縣越江淮而伐郯吳始大也曰吳狄之也吳太伯之後以屬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僭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二子鄭大夫軍楚師軍字疑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程子曰同盟于馬陵諸侯同心病楚也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適晉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

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蠻夷屬于楚者吴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國
陳氏曰吴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　王氏曰州
來楚與國　杜氏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高氏曰吴楚爭强始見于此州來屬楚吴以兵入之
楚方强而敵已生其肘下矣　至昭十三年吴滅州
來　劉氏曰州來小國世服于楚未通中夏謂真楚
邑則背于經矣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劉氏曰

穀梁云冬無雩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

可不雩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良夫之子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

如晉晉反戚林父邑焉林父出奔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故晉還其邑　杜氏

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强國以仇其君衛之

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為衛

二三孰甚焉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圖也）之未遠是用大簡（諫也詩大雅）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恐無此事公羊蓋意之耳）

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之（杜說是）

按蟲牢馬陵之盟齊既服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宣子買諸賈人請諸子產子產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韓宣子辭玉子產能使韓宣子辭玉唯信義有素晉人重之故言出而服也魯德二三素見輕于晉故不敢公言以却之而季文子私于韓穿亦何益乎來言緩辭蓋晉知言之不順歸之于者易辭魯之義不足以自直而不敢逆也已不能以王法正疆理保有周公之宇而由大國取之由大國歸之亦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伯姬賢所以殊于衆女何氏曰隱二年傳婚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晉成公之女趙朔妻朔盾之子為趙嬰趙盾弟之亡故

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原趙同食邑屏趙括食邑皆嬰之兄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莊姬子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韓厥言必在他年傳終言之

按趙同趙括好勇而輕覿邲之役與欒書之救鄭二人皆不度其可而銳于戰非欒書有主則晉又敗矣趙嬰淫亂

罪所當討不請于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不為無罪

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勲

不復念而奪其田禄則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　按史記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

之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

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

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

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賈不聽攻趙氏于下宫

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强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嬰兒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公孫杵臼遂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告于是景公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史記之說人多不信以

左氏所不載也然左氏採雜記成書又歷二千餘年豈容無所遺脫司馬遷去春秋戰國不遠必有所傳不可廢也人所以疑者以據左氏則趙氏之禍由莊姬據史記則趙氏之禍由屠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强合然嘗深考之則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也觀鄭人追討歸生弒君之罪斲其棺而滅其族則屠岸賈之事豈可謂無乎崔杼弒君慶封黨之滅崔慶之族者盧蒲嫳及莊公之嬖人

策命之文或傳寫誤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來歸自杞故書　杜氏曰愍其見出來歸故書若更適則不復書　出而書卒者為明年逆喪起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按爭鄭于楚而不得又不能于吳而伐郯徒能虐小弱耳且聘而後言伐晉之為盟主可見矣不能以大義令諸侯吳初伐郯季孫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季孫能有後言而不能以正義匡贊盟主及晉來言伐郯而以賂請緩師何其卑乎

衛人來媵

媵賤事不書公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

也故書諸侯娶一國嫡夫人也則二國往媵之是為左媵右媵所謂次妃以姪娣從所娶嫡夫人之國與往媵之二國俱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女以上並公羊氏語禮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三國來媵則十二女矣後世掖庭萬人起于無禮以為之節也故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己郲姓曹同姓至少孰為媵乎天子之內職百二十女于天子者曰備百姓也又可一姓乎若直為譏異姓不合來

媵則止于明年書齊人來媵則知非禮何假先書衛晉乎公羊云録伯姬也穀梁云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春秋欲顯伯姬之賢而哀其遇變豈假于辭之繁費于所不必書而書乎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魯強請之杞叔姬卒為杞故也示恩于杞未許其絶故卒之而為之服繫之杞逆叔姬為我也已出而又逆其喪明為魯故　按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王法所重

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按霸國失道蠻荆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自蟲牢馬陵之會楚方備吳未暇爭鄭鄭在晉者亦五年今年蒲之會鄭方從晉楚以重賂求鄭鄭復會楚于鄧夫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鄭信有罪矣然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即當原其不獲已之情待之以禮斯得服貳之道矣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

哉況伐其國又殺其行人邪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
諸侯伐鄭間楚之不爭而肆暴無已故楚一求成鄭
即甘心于楚自是比楚以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
之役無寧歲鰓鰓然以失鄭為憂尚誰咎哉故稱人
而執與執其君而伐其國皆直書而義自見矣殺伯
蠲不書既執其君舉重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與
其救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外裔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按秦晉之不交兵久矣今以晉政衰諸侯貳秦人白狄因而交伐土宇甲兵猶故也而氣焰威靈已為人所窺小國叛之大國侮之矣白狄介秦晉之間秦晉迭挾之以互相伐（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不言及夷之也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

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

晉必歸君

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譏公恃城自固不能衛其人民　按中城杜氏以為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或曰魯之內城定六年城中城穀梁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非廩丘矣城中城蓋懲莒而備楚與　趙氏曰若中城實摧壞豈得不修之穀梁以為凡城之志皆譏　唐陳氏曰凡書土功重民力也

附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前年晉釋鍾儀而歸之使合晉楚之成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

附左傳晉侯使糴徒弔反茷扶廢反晉大夫如楚報大宰子商楚公子辰之使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稱衛侯之弟與齊夷仲年同夷仲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剽

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鄭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有是理乎春秋亦從而書曰晉侯有是法乎此傳安也)鄭子罕(穆公子)賂以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媵

九女已足而又來媵魯亦不辭交失也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

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于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按公親奔喪因見止送葬不書葬晉景公此所謂諱其辱而不葬者也夫奔喪送葬諸侯事天子之禮也行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以前好）按鞌之役齊疾魯矣歸汶陽之田則怨少損矣至是魯激于晉之辱而往修好也齊亦知鞌之師由郤克以忿興而外托魯衛以為名也師敗君幾見獲齊之怨晉深矣故至是因晉魯有間亦樂于結魯也

冬十月

左傳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

既許羅茷成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楚名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輿周卿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鄄周邑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高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天子三公乃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既

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故書出以為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于天下故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矣　李氏曰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　陸氏曰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自其私土而出也按周是畿内之國不當以私土為義穀梁云周有入無出上下一見之也按二百四十二年適有此二事耳非故見上下

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此語甚鄙俚恐後人雜撰者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

報之晉楚始通然則南北之交晉文公開其端也
今按左氏傳全然與經不合經之所書會于瑣澤者
晉魯衛也傳之所載則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
之外者是晉人宋人楚人也而如晉聽成會于瑣澤
者又鄭伯也非衛侯也魯又初不與也不知何年之
事而左氏誤附趙氏謂此若實事則無不告諸侯之
理經不應不書也葢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
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　葢晉厲公初立而

求諸侯故為此會魯因見止之辱有貳心焉至是復與晉為好會而衛侯與焉疑晉欲撫納魯而衛侯居間以成之也以宣七年衛孫桓子來盟欲為晉致魯而知其然　又按傳稱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謂之克合則必如向戌之事晉楚之上卿實來而諸侯皆會始足以證其成今乃三國各遣大夫而已猶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而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

于交剛　鄭氏曰交剛狄地　今按宋之盟止三國之大夫君不行師不從何虚之乘且狄盜晉之邊自其出沒之常未必皆窺晉之有事而動也狄入晉地豈容不設備左氏蓋因敗而生文耳凡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穀梁說不欲以相敵與彼也左氏不達此義遂謬說

冬十月

附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

也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畧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取武夫
為一己捍嗌之用侵害鄰國與干城相反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借
用也詩義本為同心同德之臣此借以為亂世諸侯用武夫為私腹心也天下有道則公
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言為人捍患不私一己亂世則反
之不能捍患而反為民患厭縱其心腹之欲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言以一矢
相加遺是志于兵爭而無意于捍患安人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
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反）

左傳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禮以檢于外耳目手足由于規矩故謂身之幹敬以主于心邪妄不萌志氣不亂故謂身之基）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杜氏曰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按晉主夏盟徵會討貳用諸侯之師者多矣未嘗書乞而此來

侯朝王遂從劉康公王季子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服虔曰脤祭社之肉盛于蜃器故謂之脤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陰陽合德是曰天地之中民受此以生乃所謂命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于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可得乎動作之則如出入起居禮義之則如辭受取予威儀之則如拜跪興俯升降周旋能者養之以福雖有定命能不能在養不養養之者順而致福敗之者逆而取禍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此養之之道也成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不能者

敗敗其則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君子以道帥人所勤者禮以自養也小人服事于下所盡者力以自養也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敬之所施莫先事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音煩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按能者養之以福當作養以之福故孔氏云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于福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其辭兩誣令不取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事在十一年秦伯不肯涉河一盟于河東一盟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秦伯歸而背晉成詳瑣澤下而又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詞多誣秦故傳據此二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郤至弟]欒鍼[其廉反]為右[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軍帥]乘[車士]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初佳反]及不更[秦爵]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陵縣入渭]及侯麗而還迓晉侯

秦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按晉文公為踐土河陽之會不敢入王都而會於其近地諸侯因而朝于王所意不失為尊王故猶書其朝此直九國連兵大會于京師朝王而行有若假道故不與其朝緣其本意非為朝王春秋安得而書朝哉秦師或不大敗故不書杜預反謂經文闕漏者妄也或曰略之師者聖人所重豈容以秦晉之爭不足詳而畧三軍之命乎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大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傳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劉氏曰諸侯死于行則紀其所例自如此耳非閔之而書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丘公即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子密州嗣是為黎比公莒大于鄟至此始書卒　徐邈曰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觩然不用彼交匪傲彼之交于神而不惰傲萬福來求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高氏曰晉受衛國罪戾之臣又强歸之故書自晉歸　按林父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二十五年獻公入于夷儀二十六年林父入于戚以叛晉會澶淵反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黨孫氏之本末也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　按鄭偪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彊弱更相吞噬人理盡矣楚爭盟于中國欲諸侯之事己而已非能制其相侵也晉亦視而不問明年許遷于葉無依而依楚襄三年晉荀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悲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也夫吾不獲鱄（衍之母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置諸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
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
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
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
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
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
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
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傳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

有執得其罪如此者　張氏曰春秋爵厲公而執曹

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掩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

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

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

姦之門豈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討是無桓氏也恐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强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水名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

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騁而從華元）則決睢澨（水涯）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戴公五世孫）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趙氏曰按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且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為與蕩氏

同族慙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考之事理無非乖繆魚石直與蕩澤同惡耳又左氏云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按國亂用兵相攻是仇敵也如何自止之乎　何氏曰不復省文再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言歸者明出入無惡大夫山不氏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　李氏曰何氏此說近事情如左

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咎其九反鰌音秋此會吳之始亦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左傳十一月會吳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

者始也　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　胡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尊王室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賤夷狄也　陳氏曰於是大夫自為會矣　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爾　趙氏曰公穀皆曰再言會外吳按實再會依實書之何外吳之有徒為煩迂耳　按先儒因再書會而生外吳之說其實諸國之大夫先相約集而後會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于狄也邲之師荀伯林父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　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于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呂錡（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楚之善射者）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刀）

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也）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高固子）至于師衛侯出于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舍如字苕音條公作招章遥上饒二反

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獻子時守公宫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

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僑如欲去季孟而取其室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

矣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按鄭侵晉恐無此事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獳鄭大夫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杜氏曰晉為兵主而先尹單尊王命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尋戚之盟也　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趙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薛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吳氏曰九月乃

氏曰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按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晉自鄢陵之役兵威非不振而若此者君臣驕泰已甚無真憂諸夏之意直以兵為戲耳動以示威退以保勝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反脤市軫反公作軫穀作蜃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

貍軫而卒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録臣子之義也言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録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其地未踰竟也　杜氏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　陸氏曰春秋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言卿卒後言公至皆據實事何傷教意二傳不達文有謬誤之理遂妄說耳

附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

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犫于其位温季郤至曰逃威也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其復職位皆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少為趙盾所養）孟姬之讒（在八年）吾能違兵（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張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

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成　薛氏曰舒庸舒之别種也詩曰荊舒是懲則荊舒之國皆非一種也春秋之始荊舒皆以名見

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朱子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葢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也張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然文定旣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異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是亦拙于傳經者也　張洽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弑

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葢商鞅之法耳按此論薛比之弑者亦即所以論晉州蒲之弑者也啖子之說固已如此矣理之長者也可無議矣若張洽氏之說恐未得聖經之意也自謂聞之師恐亦未必朱子之意也朱子固又嘗謂晉之文下漏欒書二字矣拘于守文而敢于立說者不若闕文闕疑之為尊經也　陳氏曰弑不言故比事而見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

而不誅書偃何也曰事難質言矣然悼公清原告大夫之言曰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斯固已指諸臣之無君矣使書偃心迹素順而悼公有是言乎且盟而後入無疑又焉用盟乎逐不臣者如夷陽五之屬致厲公之亂者耳若厲公之賊則未易討也故不得不且置之然其事難質言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而復之而又殺之故棄命專殺以殺叛國佐雖不為無罪而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國勝何罪又殺諸清慶克死未正其討又秩其子刑賞如是宜乎慶封稔禍政歸陳氏其效豈不明哉

附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施舍己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恩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

使魏相(錡子)士魴(會子)魏頡(顆子)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厥子)為公族大夫使士渥濁(士貞子)為太傅右行辛為司空(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弁糾御戎(弁糾欒糾也)荀賓為右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犨子)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談父)為之司馬程鄭(荀氏別族)為乘馬御(乘車之僕)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胡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

為患于後也而吳人之氣不為楚下故晉用申公巫臣之計因而離之教之乘車教之叛楚楚欲合吳巫臣素知其情故因而行策于晉吳楚爭强中國之利也吳既通晉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敗楚鄭吳與楚之肘也楚氣奪矣晉得吳不附楚晉得氣矣夫晉齊諸國不但中夏禮義聲名文物之所在亦自古形勢之區武勇强力之地也而顧患吳楚者諸夏處極盛之後文繁物夥漸生驕惰豢養之積雖强勇變為脆弱而蠻夷戎狄崛起

區而不使盡為薦食也今晉齊有人焉收諸侯如反掌矣陵夷不收遂為戰國於是晉分為三此天下之大機也秦人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於是急攻韓魏既得其樞則以漸舉此秦人之計也中國形勢分裂敵則相持莫敢先動少懦則自救不暇天下大勢於是歸秦矣楚併吳越地益大而戰國之楚反不如春秋之楚者沈酣豢養散越其精銳猶夫昔日之諸夏也而秦起西戎據有周興之地形勢之强

力完氣厚未嘗漸染于諸夏繁曲淫靡之習又常為
諸國所擯排而不與通以發其憤忘其驕而鬱養其
銳是時惟齊亦强國號東西帝然齊豈秦敵哉此天
下大勢所以歸秦也　杜氏曰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附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左傳書不時也　杜氏曰築牆為鹿苑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築不志此

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先遣輕軍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故稱人而不言伐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欒書卒韓

會葬　杜氏曰虛打地闕　或曰宋地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

葬我君成公

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輯傳卷八